

怀特海哲学的现象学之思

沈丽平

(广东医学院社科部, 广东东莞, 523808)

摘要: 怀特海在其宇宙论的建构中有着已由胡塞尔所开启的现象学之思, 即通过现象学的还原实现了对“误置具体性谬误”的批判, 从而达到当下经验的明证性。而作为最大主体性的上帝, 则有着与胡塞尔之先验自我的同质性。

关键词: 怀特海; 现象学; 自明性; 胡塞尔; 上帝; 先验自我

中图分类号: B561.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1-0044-04

如何为怀特海(Alfred N. Whitehead)作出准确的定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无论是“过程哲学家”或“机体哲学家”, 在面对其思想内涵的庞杂与精深之时都略显苍白与不足。作为一名出生并成长在英美国家, 身受浓郁科学实证氛围熏陶且自身作为著名数学家的怀特海, 为何深受欧洲大陆人文气息的影响, 乃至晚年醉心于以自由、价值、美等为主题的形而上学的建构, 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所以, 与其在某些脸谱性的先入之见下去研究怀特海哲学的内容指涉, 不如在一种方法论的层面上去考察其思想脉络的缘起, 如此方能更为彻底地洞察怀特海的致思取向。笔者试图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来剖析怀特海哲学, 并以此表明, 怀特海哲学之所以能统一当时哲学界触目惊心的分裂态度, 弥合欧陆与英美思想的鸿沟, 乃是在其思维模式中暗含了一种已有胡塞尔所开启的现象学之思。

一、作为现象学还原的“误置具体性谬误”批判

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 怀特海明确提出了“误置具体性谬误”这一概念, 他的矛头对准的是基于牛顿物理学的宇宙观以及休谟哲学中的“简单孤立印象”, 这二者都是“误置具体性谬误”(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的典型表现。

牛顿物理学所描述的机械论世界, 其理论基点乃是“简单位置观念”, 即: 某物的存在表明其一定在时间中占据一个确定的瞬间, 在空间中占据一个固定的

位置, 因而, 只要掌握了具体的时间与空间点, 就能为某物准确地定位, 而无需参照其他事物。这种简单位置关系意味着: “在时间中可以说‘在这一点’, 在空间中也可以说‘在这一点’, 在时-空中同样可以说‘在这一点’, 其意义完全肯定, 不需要参照时-空中其他区域作解释。”^{[1](48)}问题是, 是否存在时-空“点”的问题, 或者说, 有无某种东西可被定义为瞬间事件(event)? 怀特海指出: “有时间是因有发生的东西, 离开发生的东西就什么也没有。”^{[2](63)}因而, 牛顿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不过是事件的派生, “对感觉-意识而言的直接东西是绵延(duration)。绵延在自身中有过去和将来……在自然中不存在明显必然显现的唯一因素。自然的流变在过去和将来之间什么也没有留下。”^{[2](69)}所以, 瞬间现在只是脱离纯粹感性知觉的一种概念抽象, 它与人们的实际经验是格格不入的。科学唯物论者将这种无长短的瞬间自然状态一段一段加以连接, 其结果不过是一副枯死的自然骨架, “活的自然”从中溜走了。

“误置具体性谬误”批判的锋芒所指更具体地表现在对休谟因果问题的批判考察上。休谟把经验进行原子式的分割, 变成“简单孤立印象”, 即时-空中一个的一个的点, 相互之间缺乏任何依傍与联系, 一盘散沙, 因而, 这种理智上的抽象产生了逻辑上难以解决的问题, 即休谟自己的困惑: 因果关系何以可能? 因为在这样一种思维模式下, 经验之流的前件与后件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结过渡。怀特海的解决方法是以一种“内在关系论”来取代印象的相互孤立, 他认为, 每一份经验材料, 都必须在全部的具体经验里去认识, 否则, 将

收稿日期: 2007-11-07

作者简介: 沈丽平(1975-), 男, 湖北潜江人, 广东医学院社科部助教, 主要研究方向: 现代哲学。

无法把握任何一个孤立的感觉或印象。事件之所以成为事件，就是由于它把多种关系综合到自身中去了，所有事件都存在于所有地点与时间内，环境一直渗入了事物的根本特性之中。休谟困惑的根源在于他在抽象认知的层面去寻求一种自明的具体体验，在认识的碎片当中寻求经验的整全，殊不知，整体是第一的、初始的，感觉印象只是作为已组成的整体结构的成分，是被整体派生的。现在物理学中“场”的观念也表明，那些输入的神经脉冲并不是如休谟所设想的是孤立地，一个一个地触及大脑，而是通过神经系统电场的瞬时作用，差不多同时就产生出一些组织上的“完性”了。

以上分析表明，怀特海所谓“误置具体性谬误”，在于把物理学或心理学上的抽象当成了原初实际的经验，把抽象当成了具体，即具体放错了地方。这种谬误在传统形而上学中有其固有的根源，因而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指出：“全部近代哲学所围绕的难题就在于凭借主语与谓词、实体与性质、特殊与普遍去描述世界。”^{[3](98)}这种批判在更大的意义上毋宁说是一种还原，即从一种抽象的、概念的层面还原到具体的经验之流，后者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这种真实的存在表现为过程即事件，以此来取代作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知觉、价值和目的，充满空间的传统物质实体(substance)。这种物质实体“用简单概念表达了对多种生命目的有用抽象。但是，每当我们试图用它对事物性质作基本陈述时，结果都证明是错误的，它起源于错误，又在任何一次应用中从未获得过成功”^{[3](122)}。以这种狭隘的理智所建构的知识大厦只是“半截子的真理”，真正“知识的这种特性就是我称之为不可穷尽的东西。这种特性可以隐喻地表述为：被感知的自然总是有参差不齐的边……屋子的内部世界与屋子的外部世界的连接处决不是轮廓分明的”^{[2](48)}。怀特海的批判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胡塞尔的“回到事情本身”也无非是要突破科学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的种种成见和误解，回到我们原始的直观经验。“每一种原初给与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在直观中原初地……给予我们的东西，只应按其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之内被理解。”^{[4](84)}所谓“原初给与的直观”在怀特海这里，正是作为“显现的自然(apparent nature)”(“流出物”)，它恰恰是对传统哲学中当作原因的物质实在自然(“流入物”)的一种现象学的还原。

二、作为自明性的当下经验

在《自然的观念》中，怀特海对“自然的两岔(bifurcation)”进行了批判。“我主要反对的东西是把自然二分两个实在系统……一种实在是存在物如电子……另一种实在，它是心灵的附带行为”^{[2](29)}，或者说是“在意识中理解的自然和作为意识的原因的自然……两种自然的汇合点是心灵，作为原因的自然是流入物，而显现的自然是流出物。”^{[2](30)}由此可见，怀特海称作“自然的两岔”的观念，是把牛顿物理学所描述的运动的物质世界称作客观世界，即“流入物”，而用洛克所谓的术语如颜色、气味等第二性的质来描述的主观世界称作知觉世界，即“流出物”。怀特海致力于两种自然的统一：比如我们所看到的颜色，不能用心灵附加在物质上的第二性的质来说明，最重要的是要把颜色和对象以及赋予哲学对象一定特征的事件联系起来进行描述，所以，关键是按其所显现描述知觉中“显现的自然”而不是求助于显现的自然背后从物质运动及其关系中虚构出另一个作为“原因的自然”(causal nature)。

在此，我们更能体会到怀特海这句话的深意：“哲学，就这个术语的任何适当意义而言，是不能被证明的。因为证明乃是以抽象为基础。哲学要么是自明的(self-evident)，要么就不是哲学。任何哲学揭示(discovery)的企图都应该是呈现自明性……哲学的目标纯在于揭示。”^{[5](67)}“揭示”意味着哲学的进程不是从清晰的前提出发去进行演绎，相反，它是一种还原，一种对前提的追寻，而这种前提，必须是自明的，所以，“哲学乃是澄明关于事物性质之基本明证性的尝试。一切理解均为这一明证性的预设所支持。”^{[5](67)}具体科学乃是被特殊的思维模式所辖制的抽象概念体系，其“误置具体性谬误”恰恰使“活的自然”溜走，从而丧失了“基本的明证性”，所以，对于怀特海，所谓科学的精确性，乃是荒谬的。真正“基本的明证性”恰恰来自于“当下经验”(immediate experience)：“对当下经验的阐明对于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唯一的证成。”^{6}一切明证性在当下经验的自明性中都有其根据，因此，只要将注意力限制在当下经验之上，就能获得稳定的形而上学架构，它构成人类知识的本质给予性。

怀特海对当下经验自明性的揭示来源于现代理性主义所肇事的一场文化危机，身处英美实证分析思潮强势影响之下的怀特海，前瞻性地洞察到了这种文化思潮中所蕴藏地深重危机，这种危机同时也是胡塞尔

所面临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因而，二者对问题的察觉及其致思取向都有着相似之处。胡塞尔认为，科学对自然的叙述依赖于日常经验的明见，哲学的最迫切任务就是要恢复我们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直观体验。在这种诉求之下，胡塞尔致力于给科学奠基，这个基础，就是那绝对确定的普遍永恒的东西，是文明不变的基础，而所谓明见，是一个事物自我给予的体验，即意向对象在直观中自我显现的体验，真理就产生于这种体验，因而明见即“真理的体验”，这就要求排除一切自然科学、精神科学的构造物，包括超验的上帝，乃至纯粹逻辑，“只运用我们能在意识本身中和在纯内在性中洞见到的东西。”^{[4](155)}这种“洞见”才是真正自明的，是未受自然主义、历史主义污染、歪曲的真正现象学的考察。不同的是，胡塞尔将自明性限定在意识领域，而怀特海却关注当下经验，在这一点上，似乎与胡塞尔的后继者舍勒、海德格尔更有相似之处。但不管怎样，二人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却是有契合之处的。

三、作为最大主体性的先验自我极的上帝

怀特海形而上学中的上帝是一个相对暧昧的概念，同时也意味着它无限的意蕴所在，是绝非这里只言片语所能穷尽的。笔者力求在其终极范畴“创造性”(creativity)进程中对上帝的功能地位加以揭显，以此彰显其可能蕴含的现象学的思维方式。

在怀特海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创造性被提高到本体论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更切近“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中国思想，不同的是怀特海之“创造性”具有鲜明的功能结构，即作为终极个体性条件的现实实有(actual occasion)，作为终极确定性条件的永恒客体(eternal object)以及作为终极相对地位条件的上帝，此之谓“创造性的三极”^[7]。(详见(美)唐力权，《脉络与实在——怀特海机体哲学之批判的诠释》)在怀特海看来，存在着原初的被给予性：现实实有的给予性是事实的给予性，即个体化限制，永恒客体的给予性是形式的给予性，而上帝的给予性则是用来充当凝合原则的。创造性的三极不是一种静态的组合，相反，它是一种动态进程的功能界说。在这种创造性进程之中，上帝的先在性与后得性得到彰显：在其先在性中，上帝作为永恒客体的概念“储藏库”而发挥功能，而在其后得性中，则作为具体现实实有的“容器”，因此，作为协调者的上帝，乃是永恒客体与现实实有得以相互关涉的可能性。如果世界历程可描述为宇宙机体的生

发，则上帝就是这个机体的“大脑”，因而表现为一种最大的可能性，每一个具体现实实有在其发展进程之中所表现的主体性皆来自于对上帝主体性的概念享受(enjoyment)。这并不意味着上帝的蛮横干涉，相反，上帝从不决定什么，只是一种理性的劝说，充满深情的凝视，所以，怀特海说：“上帝的角色不是生产的力量与生产的力量、毁坏的力量与毁坏的力量斗争；他在其概念性和谐之强烈理性的耐心操作中。他不创造世界，它拯救它；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世界的诗人，以他对真、善、美的关照温柔耐心地引导世界。”^{[6](525-526)}

“所以，上帝是一个进入每一创造性阶段且不变的实际实有，他的内部肯定不会不一致，而不一致正是恶的特点……在上帝的性质中既有受世界限制的、由诸形式组成的王国的一面，又有受诸形式限制的世界的那一面。他的完满性(正由于此，他才不会转变为另外的某物)肯定就意味着：与一切变化相较，他的性质保持着自我的一致性。”^{[8](34)}在这层意义上，上帝之主体性乃是对世界历程的一种本质的再现，他具体化为每一个现实实有，却又超然于外，表现为一种先验主体性，这便接近了胡塞尔作为现象之本质的先验自我。在胡塞尔那里，主体性系统的成就就是世界，现实人类的自我，也不过是先验自我之活动、习惯与能力的自我极。“这个在给予方式的不断变化中永远为我们存在着的世界，是一种普遍的精神获得物，它在作为这样的东西生成的同时，作为精神形态的统一，作为意义构成物——作为普遍主体性的构成物——继续发展。这里本质上属于这种构成世界的成就的，就有主体性将自己本身客观化为人的主体性，客观化为世界中的组成部分。”^{[9](138)}在怀特海那里，作为本体创造性所具有的主体性虽然有自身的实在，但依然要有一个无限可能性的上帝之先验的主体性存在，以此，才能“客观化为世界中的组成部分”。胡塞尔的自我是一种意向结构，在他看来，知觉总是对某物的知觉，是通过意向的行为把对象包括在自身之中，在怀特海上帝的二重本性之先在性与后得性中，显然也暗含了这样一种结构。(先在与后得是一种逻辑而非时间上的先后)二者都反对主客分离的二元论，怀特海也说过类似的话：“所有思想都必定是有关事物的。”^{[2](5)}

对怀特海哲学中现象学方法的揭示并不意味着要给予其另外绘一张面孔。其实，怀特海与胡塞尔之间的差异还是不容抹杀的。二者都进行了现象学的还原，以此达到自明性，但胡塞尔专注于自明性本身，探讨人类意识的本质结构并以此为欧洲科学奠基，而怀特海却对经验的自明性本身不感兴趣，他更关心在明证

性之上的人类经验的构成成分与特征，以“创造性”来为宇宙机体作出形而上的研究。所以，他没有象胡塞尔那样提出一种现象学来，但即便如此，其暗含的现象学的思维方式却是值得加以挖掘的。

参考文献：

- [1] 怀特海. 科学与近代世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2] 怀特海. 自然的观念[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 [3]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8.
- [4] 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5] Whitehead. Modes of thought[M]. New York: Macmilian company, 1958.
- [6] Alfred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M]. New York: Macmilian Company, 1929.
- [7] 唐力权. 脉络与实在——怀特海机体哲学之批判的诠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8] 怀特海. 宗教的形成/符号的意义及效果[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
- [9] 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A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Whitehead's Philosophy

SHEN Liping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 Dongguan 523808, China)

Abstract: There exists a kind of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nspired by Husserl in Whitehead's cosmism construction: It achieved a criticism to '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 through the phenomenological ehoché, therefore, it achieved evidentivity. There exists homogeneity between the God and Husserl's prior ego as the most superior subjectivity.

key words: whitehead; phenomenology; self-evidentivity; husserl; god; prior ego

[编辑：颜关明]